

書名：《上海詞鈔》

編者：彭國忠、倪春軍、徐麗麗

出版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時間日期：2021 年 11 月

頁數：5 522 頁

無論是對於詞的創作還是研究，上海都有著深厚的傳統：創作方面，自明清之際的陳子龍、李雯、宋徵輿等雲間詞人開啟清詞中興，到陳去病、柳亞子等南社詞人風雲薈萃；研究方面，朱祖謀、況周頤等詞壇耆老曾寓居滬上，龍榆生、胡雲翼等詞學名家亦在上海任教多年。雖然上海有著悠久的詞學傳統，但卻一直缺少一部地域詞總集，這不能不說是一件憾事。上世紀六十年代，施蟄存先生曾從《松江府志》、《松江詩鈔》等書中抄錄詞人小傳，著手撰寫《雲間詞人姓氏錄》，並與周大烈相約共同編纂《雲間詞徵》，可惜此書因種種原因未能完成。施先生晚年在與葛渭君的通信中，還為因身體衰朽而無法改潤《雲間詞徵》倍感遺憾。彭國忠教授有感於此，遂帶領團隊自 2004 年開始編纂《上海詞鈔》（以下簡稱《詞鈔》），至 2020 年方得告竣。是書以現今上海市行政區劃為地域範圍，網羅一地文獻，共收錄宋代至清代上海籍詞人 573 家 18 000 多首詞作，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該書不但填補了長期以來上海無詞總集這一文獻方面的缺失，更是步武前哲，完成了前輩學人的未竟之業。

一

傳統郡邑詞總集自編選宗旨和動因視之，可大致分為三類。第一類，編者編輯時具有流派意識，體現一定的創作傾向，如《柳州詞選》、《荊溪詞初集》等。

清詞號稱中興，流派甚繁，而衆多詞派又體現著鮮明的地域性、家族性。¹ 刊刻於順治年間的《柳州詞選》輯錄嘉善一地詞人百餘家，其中以魏氏、錢氏、曹氏等世家大族爲主，以王屋、曹爾堪等爲宗主，主張詞爲性情之所寄，可群可怨，視之爲“無名之騷、無名之賦”²。第二類，編者多懷有濃厚的鄉邦情結，以保存一地鄉賢文獻爲目的，如《四明近體樂府》、《閩詞鈔》、《閩詞徵》、《湖州詞徵》等。此類郡邑詞總集的編纂也體現著清人對詞體的推尊，編纂者常常感歎鄉邦文獻中詩文歷代多有輯錄者，獨詞集缺失。如袁鈞編輯《四明近體樂府》，因“四明詩各有專集而詞從未之及”，爲“表鄉邦之先哲，發潛德之幽光”³遂輯是編。葉申薌亦是感慨歷代彙選閩中詩者甚夥，惟詞獨無，故編《閩詞鈔》“略以存閩中詞人之梗概”⁴。第三類，選輯與某地域相關的詞作爲一編，作者籍貫不限於本地。編者雖懷有鄉邦之情，卻不僅以存鄉賢文獻爲目的，而是更多著眼於當地名勝景物。此類總集創格自徐乃昌《皖詞紀勝》，合輿地紀與詞選爲一體，“地限以皖之一省，文限以詞之一體”，⁵不限詞人籍貫，收錄歷代詞人吟詠安徽名勝的詞一百餘首，依府州編排。

二十世紀以來，伴隨著西學東漸和傳統學術的現代轉型，郡邑詞總集的編纂逐漸在新的學術視域下展開。1986年金克木先生提出了“文藝地域學”的設想，倡導從地域的視角展開文學研究。此後，地域文學作爲新的學術增長點吸引了衆多學者的目光，文學地理學、地域文體學、地域文學史等，都是這一學術思潮下的成果。詞學研究的重點在九十年代逐漸由宋轉向明清，伴隨著地域文學的學術潮流，吳熊和先生率先揭示出明清之際太湖流域詞人輩出、詞派林立的現象，⁶清詞具有鮮明的地域性、家族性，創作群體多以地緣爲紐帶，也逐

1 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5。

2 曹勳：《〈草賢堂詞箋〉序》，王屋：《草賢堂詞箋》（崇禎九年刻本），卷首，頁7b。

3 鄭喬遷：《刻〈四明近體樂府〉序》，袁鈞編：《四明近體樂府》（杭州：浙江大學出版社影印嘉慶二十三年刻本，2016年），頁1。

4 葉申薌編，福建文史館整理：《閩詞鈔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），頁6。

5 繆荃孫：《〈皖詞紀勝〉序》，徐乃昌編：《皖詞紀勝》，《中國風土志叢刊續編》（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15年），頁3。

6 吳熊和：《〈柳洲詞選〉與柳洲詞派》，《吳熊和詞學論集》（杭州：杭州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371。

漸成為學界共識。在學術視域的轉換下，地域詞學研究蓬勃發展，湧現出一批優秀的成果，如楊柏嶺《近代上海詞學繫年初編》、朱麗霞《清代松江府望族與文學研究》等。郡邑詞總集的編纂也在這一新視域下展開，李誼《歷代蜀詞全輯》、劉榮平《全閩詞》、廖澤勒《全滇詞》相繼出版，《詞鈔》則是在新的詞學研究視野下，第四部以現代省級行政區劃為整理範圍的郡邑詞總集。

二

搜求文獻是否全備，是衡量一部大型總集學術價值的重要標準。在《詞鈔》之前，唐圭璋先生的《全宋詞》、《全金元詞》已享譽學界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《全明詞》也陸續出版。在《詞鈔》的編纂過程中，《全明詞補編》、《全清詞·順康卷補編》、《全清詞·雍乾卷》、《全元詞》相繼完成，《全清詞·嘉道卷》也與《詞鈔》幾乎同時完成。諸種總集的編纂為《詞鈔》提供了編錄基礎，而《詞鈔》在文獻搜集方面也可補諸集之闕。如《詞鈔》明代部分與《全明詞》、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及二書《補編》相較（因時代歸屬原因，部分明清之際詞人《全明詞》、《全清詞》重複收錄），補詞人1家、詞作37首；清代部分與《順康卷》及《補編》相較，補詞人1家、詞作184首（部分《順康》未收詞人入《雍乾卷》，故不計，《雍乾卷》與《嘉道卷》亦同）；與《雍乾卷》相較，補詞人16家、詞作319首。至於《嘉道卷》，由於《咸同》和《光宣》兩卷未出，目前大致可以判斷為《嘉道卷》所失收的嘉道間上海籍詞人有4家，詞作357首。此外，《詞鈔》還收錄咸豐以降上海詞人近60家，詞作3000餘首，在補已出總集之闕的同時，為在編纂中的《咸同卷》和《光宣卷》提供了編錄參考。

在參考文獻及版本方面，《詞鈔》所收詞作優先選錄別集，無別集者次錄以總集，廣搜稀見文獻，其中尤注重訪求別集，如夏秉衡《清綺軒詩餘》、曹鑒冰《清閨吟》、諸廷槐《吹蘭卮語》、葉鳳毛《倚玉詞》、單恩藻《花聲月意樓詞》等，都可補已出的幾種斷代詞總集之缺。《詞鈔》還利用上海市金山圖書館所藏周大烈編纂《雲間詞徵》的相關資料，發掘詞人詞作，如所收章寶蓮《賓月樓詞》、康秀書《撫松軒詩餘》等皆據是編收入。

在底本的選用上,《詞鈔》盡可能選擇善本,茲舉一例。《全明詞》與《詞鈔》錄蔣平階、蔣無逸等人詞作多據《支機集》,而《詞鈔》所選版本較善。《支機集》現可見版本有五:一為復旦大學藏趙尊嶽刻《惜陰堂彙刻明詞》本,《明詞彙刊》據之影印;二為施蟄存先生校本,此以趙刻本為底本校以別本,刊於《詞學》第二輯;三為施蟄存先生抄錄本(據龍榆生藏本鈔副);四為上海圖書館藏順治九年殘本(上圖誤著錄為萬曆刻本);五為上圖藏順治九年完帙本。施蟄存先生二本皆以趙刻本為底本,趙刻本所據則為上圖所藏殘本。⁷《全明詞》以趙刻本為底本,而《詞鈔》則以上圖藏完帙本為底本,文字上更為精善。如《全明詞》收蔣無逸《蕃女怨》:“落梅妝閣風送暖。□□□□。玉搔頭,金約臂。斷魂不繫。額山無□□□愁。水東流。”⁸文字漫漶不可辨者有七,而《詞鈔》據完帙本予以補全:“落梅妝閣風送暖。江上春晚。玉搔頭,金約臂。斷魂不繫。額山無限夕陽愁。水東流。”(頁396)

在錄文方面,除通過選擇善本訂補缺字外,《詞鈔》還依據各地館藏補全脫漏,如《全清詞·雍乾卷》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刻本《半農小稿》收王錚《柳梢青》五首,前二首不可識者35字,⁹《詞鈔》則以南京圖書館藏道光本《半農小稿》為底本,不可識者僅有13字,並另據《詞綜補遺》補足(頁3119)。此外,《詞鈔》對於稿本字跡的辨認也力求精準。如清代閩秀詞人曹鑒冰,其別集《清閨吟》鈔本今藏上海圖書館,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及《補編》均未見利用。趙厚均《明清江南閩秀文學研究》附錄二《清順康間閩秀詞補遺》自《清閨吟》輯詞125首,¹⁰《詞鈔》所收曹鑒冰詞亦出自是本。然而因鈔本字跡難以辨認,趙著輯詞錄文偶見訛誤,《詞鈔》則對趙著之誤多有糾正。如《傳言玉女》(悔矣幡然)中,趙著“秦關曙歸”,《詞鈔》作“秦關暗歸”(頁1236);《巫山一段雲》(雨過消殘暑)中,趙著“興深非為醉霞觴”,《詞鈔》“興深”作“興濃”(頁1237);《市橋柳》(減盡了、丰姿濯濯)中,趙著“無憑輕盈昨是昨”“釣

7 詳參林玫儀:《〈支機集〉完帙之發現及其相關問題》,《詞學》第15輯(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2004年),頁62—112。

8 饒宗頤初纂,張璋主編:《全明詞》(北京:中華書局,2004年),頁2896。

9 張宏生主編:《全清詞·雍乾卷》(南京:南京大學出版社,2008年),冊15,頁8562。

10 趙厚均:《明清江南閩秀文學研究》(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20年),頁350—368。

回堪傳”，《詞鈔》“無憑”作“舞態”，“堪傳”作“堪縛”（頁1241）。

詞人小傳的考訂是《詞鈔》又一用力處。對於詞人生平的研究，學界已成果頗豐，但清詞數目龐大，詞家衆多，不乏有待訂補者。《詞鈔》對於前人成果不完善處，常廣徵他書予以完善。如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據王廣心《元旦》詩“問歲喜周新甲子”句推測其生年爲萬曆三十八年（1610），¹¹計算或有誤。《詞鈔》證之宋徵輿《王農山五十壽序》“庚子秋九月，農山王子五十”，前推四十九年，知王廣心生於萬曆三十九年（1611）。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對於王廣心卒年付之闕如，而《詞鈔》則據徐乾學《王農山先生壽序》：“親串皆以公八十初度告”以及張永銓《王農山先生八十壽序》，考證其卒年在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）後（頁676）。雖未得出確切年歲，但對王廣心主要生活年代得出了大致範圍。《詞鈔》還多利用詞集內證考訂詞人生平，糾前人之誤。如姚尚桂籍貫，《詞綜補遺》、《全清詞鈔》、《中國詞學大辭典》、《全清詞·雍乾卷》均作直隸河間（今屬河北）。《詞鈔》則據姚尚桂詞集《種月詞》自署“古瀛”（古瀛即崇明），以及其《酹江月·讀崇志》中“勝地難尋，吾鄉信美”句（此“崇”即指崇明，自稱崇明爲“吾鄉”），得出姚尚桂爲上海崇明人的結論（頁2975）。

三

當然，大型古籍整理很難做到盡善盡美，畢其功於一役。《上海詞鈔》也並非無懈可擊，筆者目力所及，試舉一例。《詞鈔》元代部分，收金鉉《川撥棹》十五首，“金鉉”不見於《全金元詞》、《全元詞》。這組詞與二書所收吳鎮《漁父·臨荊浩〈漁父圖〉十六首》中的十五首互見，缺“五嶺風光絕四鄰”一闕，次序有所變動。《全金元詞》、《全元詞》所收詞據明代汪珂玉《珊瑚網名畫題跋》卷九《梅道人臨荊浩〈漁父圖〉》，原書有吳鎮、周鼎、姚綬跋。又，端方《壬寅銷夏錄》亦錄吳跋及《漁父詞》，並詳細介紹了鈐印情況。吳跋云：

¹¹ 江慶柏：《清代人物生卒年表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34。

予昔喜關仝山水清勁可愛,原其所以,出於荊浩筆法。後見荊浩畫唐人《漁父圖》有如此製作,遂仿而爲一軸,流散而去,今復見之,乃知物有會遇,時也。一日,維中持此卷來,命識之。吁!昔之畫,今之題,殆十餘年矣。流光易邁,悲夫!至正十二年壬辰九月廿一日,梅花道人書於武塘慈雲之僧舍。¹²

梅道人即吳鎮,是跋題於其去世前兩年的至正十二年(1352),據跋文可知其曾臨摹荊浩所畫《漁父圖》,流傳民間,十餘年後又得見此畫,友人請他爲之題簽。

《詞鈔》所收詞據明代郁逢慶《郁氏書畫題跋記》卷八《金文鼎漁樂圖》,是則注云:

在楮上,長卷。仿梅道人筆意,每漁舟前題《川撥棹》辭一闕。(詞略)先友金文鼎先生,淞江人,風流文雅,高尚不群,詩畫字畫皆重當世。應禎生後,不及識先生,幸得接先生之子禮部君,敦重質直,動作不苟,居然前輩風致。逝去二十餘年,常切念之。此圖爲先生得意之筆,自題其上,詞凡一十五首。觀其畫,玩其辭,可以想見其人。今爲御史徐用美所藏,用美禮部君子婿也。圖後諸作,今號稱名士者所題,觀之益重前修之感。¹³

可知《漁樂圖》爲金鉉仿吳鎮《漁父圖》而畫,《川撥棹》爲《漁父》異名。依筆者愚見,以此可推測金鉉在仿作的同時還抄錄了吳鎮的詞作,而郁逢慶誤將這一組詞當作是金鉉創作,造成了《詞鈔》的誤收。

總之,《詞鈔》是一部收詞完備、選本精善、考訂細緻的地域詞總集,是書不僅僅接續了舊的郡邑詞總集編纂傳統,更是學術界八十年代以來地域研究視

12 汪珂玉:《汪氏珊瑚網名畫題跋記》卷九,《珊瑚網》(成都:成都古籍出版社,1985年),頁922。

13 郁逢慶:《郁氏書畫題跋記》卷八(上海:上海書畫出版社,2020年),頁201—202。

域下的成果。當今學界對上海詞的關注主要集中在雲間詞派和少數名家，對其名不彰的詞人和作家群體涉及有限，文獻整理上的缺失是造成這一現象的重要因素。隨著《上海詞鈔》的出版，一方面解決了上海詞基礎文獻整理的問題，另一方面也將上海詞自宋至清的面貌以鮮明的地域視角展現出來，為以空間角度審視詞史的發展提供了文獻便利。相信即使等到《全明詞》、《全清詞》編纂完備，《上海詞鈔》作為一種地域研究視域下的文獻總集，依然會繼續發揮它的價值。

（作者：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劉澤華）